

形象诗学的开拓与中国形象的建构

□姚文放

诗学”这一崭新的研究方向。

该著对于“中国国家形象”概念进行了精准界定和深入开掘。全书从中西“形象”概念的溯源和辨析开始,接着对“形象”在文艺与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进行论述,继而对“中国国家形象”概念的内涵进行辨析,进而对“中国国家形象”作出定位,最终对“文艺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厘定。从而将全书聚焦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内涵充分而又准确地揭示出来。

该著通过对“形象诗学”的深入探讨为国家形象建构奠定了坚实而新颖的学术基础。该著在对国内已有的“形象诗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形象诗学”体系:一是形象诗学的研究对象,从范围、类型、地域、层次、特质等五个方面呈现其多元化的样态。二是形象诗学的逻辑框架,提出了包括形象定位、形象追踪、形象修复、形象塑造、形象借鉴、形象接受、形象传播在内的“形象七论”。三是形象诗学的审美特殊性,即它是生动形象、感性具体的艺术化呈现;它是历史的,也是审美的;它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它是个性化呈现;它是历史传承性、现实针对性和未来理想性的统一。四是形象诗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复杂性,包括内地(大陆)、港澳台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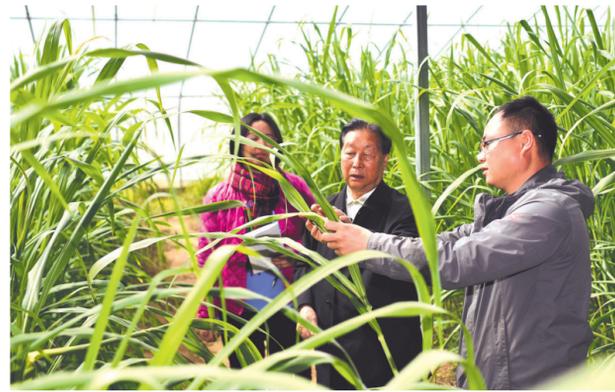
海外华侨华人的作家艺术家。五是多重形象关系,包括他者形象/自我形象,历史形象/现实形象等。以上对于“形象诗学”体系如此丰富而又新颖的构想是以往的研究中不常见的。

该著作为“理论篇”理念的贯彻,同时也作为“理论篇”观点的支撑,设计了“文学篇”“影视篇”“域外篇”三篇,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在当代文艺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开掘了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文学消费和文学管理中的崭新意义。譬如“域外篇”从域外选取了赛珍珠的小说、李安的电影、韩国的中国形象片、美国的动画片等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对其建构和呈现的中国形象“另眼相看”,进行“镜像式”的分析探究,深掘出另一层新的意义,这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该著对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理论建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特别是“理论篇”的核心内容,在界定了有关概念以后,揭示了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历史性诉求、现实性诉求、理想性诉求等三种属性;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国家形象建构中的“自我”与“他者”;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内在机理,包括功能机理、创作

机理、表达机理、接受机理等。其中多处特别见出深厚的理论功力:譬如通过文艺进行国家形象建构包括对外与对内“双重功能”的观点,不是仅仅将其视为对外影响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对内凝聚、对内提升”的问题;再如通过文艺进行中国形象建构有别于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定性研究,而是突出其审美特殊性“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又如借鉴运用“主体性/主体间性”、“自我/他者”等理论分析在实践中推进“自我建构/他者建构”的积极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形象诗学论域内讨论如何以文艺的方式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进而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艺话语和叙事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历史使命。上述诸多方面丰富、充实而又具体、细致的内容,赋予了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这一意义重大的未竟事业以全新的内涵。不言而喻,该著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不懈追求和卓著建树对于当前“讲好中国故事,确立中国形象,回到中国问题,推进中国学术”的历史必然要求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回应,显示了这一研究成果深广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



2021年3月29日,林占熺(中)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农户刘昌富的大棚里查看菌草生长情况

身为闽西连城人,我读钟兆云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中国草》,一种自豪与荣誉感油然而生。书中主人公是国家菌草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不仅是连城人的骄傲、福建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为解决菌业生产中日益严重的“菌林矛盾”这一世界级难题,林占熺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发明以草代木、培养食用菌的方法。为了科研,他全家上阵;为了菌草,他上下奔波。他立根黄沙破岩,敢为人先;他胸怀大志,心忧天下。他用小草传递大爱,用“菌草”这张代表中国的名片,走出国门,为国际减贫和生态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全国扶贫状元(1995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全国星火标兵(1996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一等功(2000年)、科技扶贫杰出贡献者(2000年)、中国援外奉献奖银奖(2010年)、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世界生态安全奖”(2013年)、中国生态英雄(2017年)、中非共和国“国家感恩指挥官勋章”(2019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八闽楷模(2022年)、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2023)……这么多荣誉奖牌集于一身,充分说明,他从事的以草代木科研项目,破解了世界难题,把每一株小草培养成为滋养新时代的大树,他真正做到了:“给我一株草,我可以改变世界”的庄重诺言!

作家钟兆云创作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中国草》,近30万字,写出了林占熺教授倾注毕生心血,为解决“菌林矛盾”,坚定信念、历尽艰辛、克服一切困难这一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一个兢兢业业、“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知识分子,最终实现“以草代木”梦想,为人类脱贫致富、为改变世界生态环境,贡献中国智慧。

《奔跑的中国草》有引人关注的新闻特色,不仅具备及时性,而且具备新闻报导意义上的真实性。钟兆云笔下的林占熺,来自贫穷落后的客家乡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深知脸朝黄土背朝天、农民生活之艰辛。他在一次考察水土流失的调研中,震惊于区域水土流失历史之长、面积之大、危害之严重,以及周围生态之恶化,百姓被贫夜夜,依旧兀兀穷年。他矢志研究“以草代木”,用“菌草”发展菌菇业,解决水土流失难题。林占熺从事的“菌草”科研攻关,在百业待兴的年代,是时代赋予他神圣使命,是知识分子践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实写照。当他的科研成果取得实质性效益,国外愿用重金买他专利技术,他心里装着一本“中国账”,毅然将全新产业、可以造福农民的先进技术留在中国,为脱贫致富、治理沙漠,不遗余力。在闽宁协作时,一草当先绘山河。林占熺的言行举止,反映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国为民、心忧天下的无私无畏精神。

《奔跑的中国草》在文学性上,不同于一般新闻报道的简单实录,而是通过选择提炼,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突出反映林占熺教授的典型意义,体现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倾向,从而具有较高的可读性、感染力和说服力。林占熺身为农民的儿子,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默默支持他搞科研。为了“菌草”事业,他六弟林占华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工作计划,跟着林占熺“与草为伍”,肩并肩在扶贫第一线,甚至没时谈恋爱,在指导栽培技术时,失去了生命。五弟林兴生大学毕业,接受菌草研究所聘任,没有编制、条件艰苦,工资有时还无法按时到位;女儿、女婿加入了“菌草”科研团队……林占熺被人扣上“自我设计”“资产阶级思想异化”一类的帽子,不被人理解。林占熺的菌草栽培项目就是从夹缝中获得生存的一株野草,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路,注定忍辱负重。林占熺来到宁夏一片沙漠中,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终于把一片黄沙变成了“塞上江南”,这才有了今天的闽宁精神。林占熺一个人带动一家人,一株草创造一个新产业!

作家能够在真人真事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精心选材、剪裁,提炼主题,合理布局,并运用人物刻画、景物描述、气氛烘托等手段来表现人物、再现事件,做到既具体又形象,把生活中的典型和事件活生生地反映出来,使读者受到教育和感染。无论是“地上不长草,天上不见鸟,风吹石头跑”的宁夏戈壁滩,种上了摇钱树;还是南太平洋岛国的巴新东高地省,几乎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状态,不少人过着“吃饭一棵树,穿衣一块布”的日子;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电话,更别说说电视空调,还有疫情流行……林占熺带领科研团队,把技术简单化,建立示范基地,把菌袋生产放在基地,把种草种菇交给农户。他们创造了古有“洛阳纸贵”,今有“巴新草贵”,一草难求的传奇背后,更贵的是人心。林占熺要让菌草成为风沙的克星,作为前所未有的治沙新式武器,不只限于此,还扩大到全国乃至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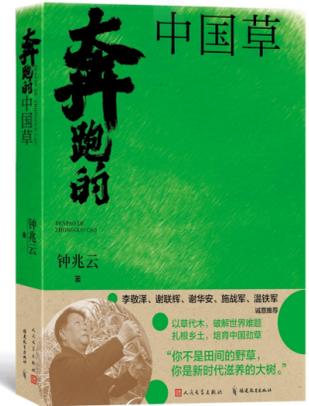
报告文学要精心刻画人物。因为他写的人是真实存在的,是生活中的一个实体。钟兆云用生动的个性化语言,使作品中的人物鲜活起来,以得呼之欲出的效果;同时,努力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出人物的灵魂,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作家对林占熺这个人物心存敬佩。他在语言上更形象、更富于感情色彩,他笔下的林占熺形象及其团队精神,既真实又富有文学色彩:“他一生没抢过什么,就是一直在抢时间。他对什么都大方,就是对时间吝啬”“林占熺对苦从来都说得风轻云淡,队员们身临其境才知何为苦海作舟”“他们在义无反顾地源源投身于总少不了要被沿途‘夹污’的菌草业10年、20年、30年后,终于让英语变成神话,让小小一株草变成人类共同的巨大财富,让曾经笑话他们的人严肃起来,也让曾经的诋毁者从自省到致敬”“中国草不仅有形,更有魂,为‘中国’这个响亮的名字增色添彩”……

可以说,《奔跑的中国草》是一部接地气、传递正能量的经典力作。他用卑微小草诠释大爱,描写一颗知识分子爱国之心,铸造心忧天下的人格魅力,具有强烈的文学性、鲜明的新闻性和真实性。钟兆云为写这部报告文学,可谓做足功课,水到渠成。《奔跑的中国草》迅速及时地反映林占熺教授具有典型特点的真人真事,以最快的速度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及时传递给读者。相信读过《奔跑的中国草》一书的读者,一定会被林占熺教授感人肺腑的事迹,震撼灵魂,并以此触动自己生更好地“奔跑”。

小草大爱,心忧天下

——读钟兆云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中国草》

□张弓



《奔跑的中国草》,钟兆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2023年4月

平易的急湍与清澈的深邃

——关于东来和他的诗集《掠过弹孔的风音》

□李犁

是社群的基本元素,只有每个人的脊梁挺拔了,民族才能雄起。诗的最后一句“——才是”,是对鲁迅代表的民族脊梁精神的呼唤。

这是东来由思入诗的方式,凝聚,再凝聚。是连同情与理、骨与肉、表情与灵魂一起压制成铁,成为储藏无限爆破力的榴弹。诗有重量和力量,但气色红润,精神饱满,有血肉,也有筋骨。这样的特质在很多篇子里非常传神,也精彩。他不思个人的恩怨,而是思民族的未来和命运,于是诗中的耿耿于怀就成了滚滚春雷,让人在疼痛中清醒,沉思后觉悟。诗不再是闲适之物,而有了大用,有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格局,有了当下急需的大志。

意韵:诗扎进人心又袅袅升起

先看他在这首《春天到了,不要再谈死亡》中的两段“谁能活着说出阴冷刺骨的话/灵魂即使没有出窍/也是空空皮囊/与冤魂的枯骨一样充满废气//让死亡远离口吧,旅途已够悲苦/不能多呼出一点阳光/生命快乐,尽管死神步步紧逼/因为要死去很久,今天/我们必须灿烂地活着”。诗中常见的嫉恶如仇已稀释为对死亡情绪的遣责,对生的礼赞。我把这看做东来的生死观,尤其最后说“因为要死去很久”,除了机智调侃还暗含希望,是诗眼。也反衬出必须珍惜和灿烂活着的理由。诗的视角也是从向内凝聚转变为向外释放,祈愿涵盖也替代了深思。再看《月光下的白马》最后一段:“月下的白马,一地如水的月光/你可备好了鞍,饮足了水/让我带你回家?/你要想好,一旦驰骋起来/便没有故乡,没有思念,没有归期。”白马作为诗歌中审美的经典符号,在东来的笔下则更加深情,白马是心灵是诗是美,更是另一个自己。它的孤独与超凡脱俗,一旦驰骋起来便永无归途,正是为了理想义无反顾的苦旅。抒情的意味在增加,有一种孤绝的美。

在实际的写作中,情与思并非有鲜明的分野,而是混合在一起,思中有情,情中有思,甚至是以情带出思驱动思。但诗的发生,也就是灵感引捻的点燃,总是跟情感与具体事与物的碰撞有关。比如:《我身旁躺着一个幼小的婴儿》中,诗人写道:“与世界对视时,我旁边躺着一个婴儿/我的再生,我的未来/他在我的躯壳中孕育,生长/呱呱坠地,如春蚕破茧……//他是我的护翼人/在我最后躺下时他会扶碑站立/为我填上最后一锹泥土/我曾经坚强的臂膀也只是一阵掠过风的/风吹过去最后的力量/为他擦去墓碑的泥/静静地燃烧成/一堆可以捧起的灰”。这婴儿显然是诗人第三代的骨血,看着他,诗人的情感汹涌起来,几乎不用斟酌,所有的语言自动显形,虽然有对“身后”处境的深沉遐想,但基调还是兴奋,感叹中有底气和自豪。

需要强调的是,东来所有的诗都有事实做依托,是他亲历的事,这让他的诗真实可靠。但要吧眼中之物化成心灵之物,借客观之物勾出内心风暴,还是要找到一个引爆点。东来的诗如井喷就是找到了一个巧妙点燃灵感的火星,然后让情感自动地燃烧,燃烧之后的痕迹就是诗。诗人和诗歌与生活最佳的距离就是不远不近、若即若离。这样既能看清真相,又不被世俗吞噬。诗歌既有趣味又意味,既接地气又有境界。东来凭一腔热血的本能写作正好踩上了这个点,这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说明他心有皎洁又敢脚踏尘埃,一切都是看不见的情怀和融入习惯的理想使然。

星火传薪火 深情著华章

——陈元邦《传奇银钗》读后

□一秋

日前,元邦先生从省城寄来了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首部人物传记《传奇银钗》嘱评。陈元邦先是擅于散文随笔,十多年前我曾为其出版的首部散文集《走走想想看看》写过评论,新著《传奇银钗》作为人物传记呈现的是另一种精神风貌,给予的是另一种力量,另一种滋养。

这部作品主要以汤银钗的故事为基础,以汤银钗这一传奇人物为主线,串起发生在闽东虎贝这一地域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让我们重温了一段出生入死的红色历史和英雄壮歌。对于新时代倡导“培根铸魂”,无疑是好教材。

《传奇银钗》讲述的故事主要始于1932年前后,特别是1934年10月,国民党当局在中央红军北上长征之后,进一步调集重兵,对闽东苏区发动了残酷的大规模“清剿”。闽东特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带领这支队伍,独撑危局,借山高水深地形优势,保存了有生力量,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国民党十万兵力,也有力支援了中央红军长征,并创建了我国南方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书中还再现百丈岩九壮士、霍童暴动、闽东国共第一次谈判等重大历史事件,展现闽东革命先烈的革命斗争精神,也浓缩闽东革命的重大事件、主要人物活动情况。从中不难看出闽东革命斗争富有传奇性,也极具特色。

大事件往往牵动“小人物”命运。《传奇银钗》写出了汤银钗作为“革命妈妈”的喜怒哀乐。革命战士受伤她心疼不已,闽东红军独立师长冯品泰叛变她伤心愤怒,革命成功她由衷高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实或传记要写得生动并非易事。基于可读性的构建,并凭借掌握的丰富资料,陈元邦很娴熟地谋篇布局,跨时空的想象,如临其境,使人物栩栩如生,形象生动。

《银钗传奇》故事情节充满传奇,语句朴实动人心,描摹叙述生动引人入胜。“丈夫的吩咐,给了银钗力量,她带着孩子们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她的身影活跃在田野中、活跃在山道上、活跃在霍童溪的那条小舟上、活跃在霍童镇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活跃在游击队的营地里,她传递着一封封情报。”“深山岩洞是我们的家,青枝绿叶是我们的床。草根野菜是我们的粮,共产党是我们的亲爹娘。哪怕敌人再‘围剿’,头断血流也不投降。”她哼着这首歌,无所畏惧,步履坚毅。这种想象与虚构,淋漓尽致书写“地下交通员”、革命者在血雨腥风中的喜怒哀乐,使人物形象塑造饱满,也给读者带来无比愉悦。

言为心声,感乎人者莫发乎情。难能可贵的是,陈元邦在政务之余潜心研习有关史料,多次深入蕉城实地收集资料,进行田野调查后进行创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为还原

历史打下坚实的基礎。他在后记中坦陈:“论作品的篇幅,不算长。但我却是怀着感动之心来写这部作品的。除了如汤银钗这样的故事让我感动,我还感动于虎贝人珍惜红色资源、保护并利用红色资源。”陈元邦正是怀着这样的“感动之心”,热情讴歌以汤银钗为代表的闽东革命群众,英勇无畏、舍身取义的大我精神,其严肃认真负责倾情创作精神也很值得敬佩。



《传奇银钗》,陈元邦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22年4月



《掠过弹孔的风音》,东来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

东来是一个气色充盈又目光锐利的诗人,他的新诗集《掠过弹孔的风音》保持原有的劲健与凌厉的气质,又出现了平易的急湍和清澈的深邃等审美特质。他是把暴风骤雨的激情稀释成平缓的叙述,自然如流水般宽阔。同时他把思想的电闪雷鸣压进心底,让诗歌的水面清晰而宁静。这都说明不论是诗艺还是境界,他都已胸有成竹拿捏妥当。唯一不变的是他对事物始终如一的新鲜感,遇波即惊的灵感爆发力。这让他随时随事能诗会诗,且诗进思骨,思出诗味。

思之锐:血性与人性的统一

东来的诗中有火焰,那是他胸中的浩然正气在喷薄。他希望他的诗好看但不是摆设,能洗涤人心;是怀揣希望和热爱的疼痛和忧思。于是他写诗就像给这个时代和人心在灸疗,银钗就是良知,道义,无处不在的情和一点就着的爱和愤慨,以及深入骨髓的思。比如他在组诗《十三陵》中见到神道两边文官武将的石像,想到主生前他们就这样站着,主人变成了石头,这些大臣们任风吹雨蚀,依然硬硬地站在那里。于是诗人开始发问:“他们忠谁呢?/忠实于自己坚硬的心/如果,人都是铁石心肠/世界将会怎样”。诗在深度地思,东来在恢复和回归诗歌的批判伦理,对浑噩和人性中的不光明咬牙切齿。尤其是这种烈火精神已经化成了他的素质,并成为一种习惯,时刻让他保持敏锐性,只要非正义的现象一有风吹草动,他内心的烈火就腾腾地烧起来。

所有这些让东来的诗歌有了冲劲,诚恳又生猛,像飓风一样。时间和世俗的尘烟并没有磨掉诗人的赤子之刀,诗人显现出儿童一样对世界好奇又毫无保留的天真神情,遇到不合理的人与事立马不悦、不服和不忿,更多时候又成了路见不平一声吼的鲁提辖。诗有了火气、性情、人味,而且直接、尖锐,直逼病灶和咽喉,非常过瘾。东来阅历万水千山归来依然是少年,其中的少年气和火爆脾气让他的诗更有冲击力和生命力。

再看他是怎么写鲁迅的,在《三味书屋的坐椅》中有:“鲁迅坐过的椅子/时光打磨他留下的精神骨架/即便是谁有机会坐上去,也会被历史/掀下坐骑,摔破头颅”。为何呢?他在另一首《鲁迅的书稿》给出答案:“鲁迅之后没有鲁迅/起码没有如他一样骨头坚硬/道几声委屈,说几句真话/那不是鲁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能挺直脊梁的人,才是”。与前面的《十三陵》相比,思的角度已经从政治转向了人格,因为人